

《金瓶梅》与徐州

李洪政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瓶梅》与徐州/李洪政著. —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5.6

ISBN 7 - 81107 - 108 - 8

I. 金… II. 李… III. 金瓶梅—文学研究

IV. 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1989 号

书 名 《金瓶梅》与徐州

著 者 李洪政

责任编辑 万士才 张怡菲

责任校对 孙 景

出版发行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江苏省徐州市中国矿业大学内 邮编 221008)

网 址 <http://www.cumtp.com> E-mail: cumtpvip@cumtp.com

排 版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排版中心

印 刷 中国矿业大学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6.5 字数 168 千字

版次印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4.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

《金瓶梅》是我国明代著名的白话长篇章回小说，古代四大奇书之一。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初为手抄本，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刻本问世，现存最早刻本为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新刻金瓶梅词话》，另有《原本金瓶梅》。这两本书形式上虽有明显区别，但都是从《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节引发而来。全书内容写市井恶棍西门庆先与潘金莲通奸，毒杀其夫武大，武松报仇错杀李外传，被刺配孟州，西门庆乘机娶潘金莲，骗奸有夫之妇李瓶儿，并收金莲婢女春梅，《金瓶梅》即三个妇女名字的合称。西门庆后又贿赂蔡京，做了理刑副千户，从此勾结官府，贪赃枉法，巧取豪夺，淫逸无度。李瓶儿和西门庆因纵欲相继死去，而后金莲、春梅和女婿陈经济通奸，被西门庆正妻吴月娘所卖。结果金莲被武松杀死，春梅做了周守备之妾，又以淫乱被杀。这时金兵南侵，天下大乱，月娘带儿子孝哥逃往济南，经普净和尚点破，知孝哥乃西门庆托生，便点化其出家。

《金瓶梅》在清代被封建统治者列为禁书、淫书，但它终究是一部暴露小说，作为文学作品，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是建立在特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表现形式。随着明代封建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当自发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逐步产生后，政治腐败、道德沦丧、人欲

横流、伦理混乱等社会现象逐渐在上层建筑中有所反映和表现。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不仅反映社会存在，而且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因此，在作者虚构的小说世界中总能看出几分自我的影子和社会的现实。可是，作者怎么也不会想到，《金瓶梅》这部小说在客观上达到了揭露、谴责、鞭挞明代社会丑恶的效果，有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内容。当然，《金瓶梅》也开了通过描写一个家庭的衰亡反映行将灭亡的封建社会全貌的先河，以致对后来的《红楼梦》及《家》、《春》、《秋》等文学作品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金瓶梅》研究是个大课题，范围甚广、题目很多。过去的研究，多是对《金瓶梅》的成书、作品、版本时间等问题的探讨以及对该书思想内容、人物形象、艺术手法等方面的阐释评论。对《金瓶梅》的研究自然不会放弃上述方面的进一步探究，但是现在的研究更开阔和深刻，并走向通过这部书多方面、多角度探求和考量当时社会文化现象的层面。

徐州研究《金瓶梅》无疑有优越的人文条件和地理环境。清初徐州的评点家张竹坡就对《金瓶梅》进行点评，而后众多徐州籍文学家、评论家乃至史学家都对《金瓶梅》进行过评论、论证。徐州师范大学李洪政教授潜心研究《金瓶梅》二十余年，曾出版专著《金瓶梅解隐》，现其力作《金瓶梅与徐州》又将付梓，正可谓厚积而薄发。由于沧海桑田历史变迁，或毁于战乱或没于水患，《金瓶梅》小说中的地点、场景可能有所改变，但是经李教授考证，小说中直接写徐州的景观、景点竟有二十余处，这正是李教授独具慧眼之处。徐州故城从楚汉至今无大的移动，只是数次被大水淹没，徐州地下三到十米的明代淤积土层里很有可能藏有《金瓶梅》中所写的器物和家庭用具。不久前，徐州地下城发现明代万历年间的豪华住宅，地板、壁画、棋具等一应俱全，并出土了我国十分罕见的明代细瓷青花虎子，可见明代万历时，宦

人家或行商大贾的生活已骄奢到何等地步。我想将《金瓶梅》与徐州、与徐州地下城的考古结合起来,是一种新的探索,或许有更多新的发现。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能与一部世界名著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很难得的,应该很有意义。

祝李教授对《金瓶梅》的研究能另辟蹊径,走出一条新路,取得更多更丰富的研究成果。

郭海林于徐州

2005年6月15日

(笔者为徐州市文化局副局长)

惊人的发现

松下问童子，
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

——唐·贾岛《寻隐者不遇》

伟大的著作一如这莽莽苍苍的山林，总是云笼雾罩气象峥嵘；伟大的作者亦如这神奇的“采药人”，总是渺渺茫茫若隐若现；那么，伟大的批评家也就成了这苦苦的追寻者、探求者兼破谜人。

《金瓶梅》如是，张竹坡如是，李洪政先生亦如是。

在语词的密林中，为了寻找那位神奇的“采药人”，李洪政先生一埋首就是二十年（从发表第一篇研究文字算起），二十年里，他心无旁骛、耙剔梳理，终于在古稀之年向世人端出了这部装潢并不算多么考究、门楣也并不算多么豪华的近二十万言的专著——《金瓶梅与徐州》，向世人宣告着他的发现：作者之谜。这是惊人的发现，因为它解决了很多“金学家”们皓首穷经也没有解决的问题。认真真读完该著的读者将会断言：这一发现，在众声喧哗的金学界必将起到“一锤定音”之效。

他的发现是惊人的，又是情理之中的。

“作者之谜”是《金瓶梅》的“奇”中之“奇”，“谜”中之“谜”，是真

正破解《金瓶梅》这部千古奇书的关键和钥匙，自然也就成了每一个“金学家”们都无法绕过的课题。为了能探得作者的蛛丝马迹，一睹其庐山真容，李洪政先生“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往来穿梭于《金瓶梅》这片近百万言的语词密林，专拣那些“荆棘丛生葛缠蔓绕”之处，那些矛盾重重、迷雾漫漫之地查考索究。因为他相信：混乱和矛盾解决之日，也将是暴露真相、识破隐秘之时。首先，他在《金瓶梅》故事地点的矛盾混乱之处把文本所提供的“地理特征”与当时明朝的“地理特征”对比，发现了文本故事的真实地点应当是徐州。这样就为发现和鉴定《金瓶梅》作者提供了以前没有的可靠依据。其次，他在《金瓶梅》故事背景的矛盾混乱之处，用文本所提供的人物的“生辰八字”，按照颇具中国特色的“天干地支纪年法”推算、发现了文本故事的真正的背景年代应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至四十四年（1565年）并一直延伸至隆庆五年（1571年）。再次，他从任何一个艺术的创造者都不可能、也不甘心把自己的劳动成果拱手送人这一最根本的人性出发，在《金瓶梅》的文本里发现了作者“欲盖弥彰”的署名——也就是那个“饶贴亲娘还磕头”的王案，王三官。尤为让人震惊、称奇的是他在《徐州志》里竟然查考到了真实的历史人物王案的历史资料，他与徐州有密切的关系，完全符合上述鉴定《金瓶梅》作者的可靠依据。把历史人物王案的历史行状与《金瓶梅》文本所提供的信息对照，从写作时间、写作地点、写作动机、写作条件等诸方面都印证了此王案就是彼王案，简直吻合到天衣无缝的程度，由不得你不信。更为重要的是现有王案的生平资料可以非常确切地解释《金瓶梅》中许多难以解释的矛盾和混乱之处。对“作者之谜”的破译应该说是李洪政先生对“金学”的最大贡献，也是此书用力最殷、着墨最多之处。

迄今为止，声称发现了《金瓶梅》作者的不下数十人，难的是自圆其说，更难的是能否与《金瓶梅》文本相互印证。文本当中的片言只语，名家权威的信口开河，即便是谬托知己者的序文和跋语都

是不足为据的。可资为据的是对整个艺术创造工程的深刻了解，对艺术创造者心理动机的深刻洞见和同情；可资为据的是任何一个“作者”的发现者都必须面对文本的检验——作者与文本是不是可以相互印证，不是局部的、细节的和范围的印证，而是整体的、框架的和大规模的印证；至于所谓“铁证”倒还是其次的，因为一旦有了所谓“铁证”，其他的一切努力也就丧失了意义。笔者陋见，在我所了解的所谓《金瓶梅》的“作者”队伍里还没有一个能像王案这样与《金瓶梅》在整体的神韵、气象上是如此吻合。

吻合的表现之一就是“人物塑造”。数一数有多少读者把“潘金莲”当成了《金瓶梅》的“女一号”，你也就大致可以了解有多少读者已被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瞒过。实际上，“潘金莲”只不过是作者“借”来的人物，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夺人之酒杯浇己之块垒”是也。二十年的文本“细读”使李洪政先生坚定地断言：《金瓶梅》的“女一号”应该是“李瓶儿”，其他的诸多人物都只不过是“李瓶儿”的摹本、影子和衣服。写《金瓶梅》中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几乎都是为了这个业已成为作者“心病”的“李瓶儿”。从作者那种既有着难言之隐又有着鲜明的情感倾向可以看出，从作者那种欲言又止、欲盖弥彰但又不得不“言”、不得不“彰”的创作心态可以看出。“风花雪月共剪裁”，这是作者塑造人物的方法。为什么要“拼贴”和“剪裁”呢？因为作者面对的不是一般的“主人公”，而是自己的“亲人”，确切而言，是曾经给自己的心灵带来严重创伤甚至一度扭曲的不良母亲。生于景州，学于北京，官于徐州的历史人物王案自来徐州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故乡，不是不想回，不是不能回，而是不愿回。“泪添九曲黄河噎，恨压三峰五岳低”。故乡，那是作者永远的伤心地。

吻合的表现之二就是“故事建构”。“悲喜千般同幻梦”，人生百年，大梦一场，觉醒了的作者该怎样记录下自己那段梦魇般的人生，这是一个值得三思的问题。秉笔直书么？那未免太难堪了，太

不合人伦了。曲笔写意么？那留下这千古之谜谁能解得开？于是乎，东山采来一片霞（借《水浒传》之情节起笔），西岭掬来一缕云（借《志诚张主管》之细节托笔），“明假暗真”、“明心见性”、“分合化转”、“错位描写”、“烟雨模糊”、“不写之写”和“梦想成真”等等，把谜面留给那些匆匆过客、芸芸众生，把谜底留给那些有心人、细心人和痴心人。一次偶然的契机（阅读《水浒传》当中“潘金莲与西门庆”的龌龊故事）勾起了作者自家的血海深仇，于是，在古老的运河旁，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在勘破了人生大梦的同时静听着运河的潺潺水声，开始了新的梦幻——艺术创造。

吻合的表现之三是“作者身份”。从整个《金瓶梅》所弥漫着的一团“市井”之气可以看出作者自身的艺术修养、人格素养和审美品位并不算高，尽管他拥有着非同寻常的写作技巧。而出身不高、少年毁家和沉于下僚的王宥正符合这种品位和格调。正如《红楼梦》的美学风貌与曹雪芹的审美素养相一致一样：作家的艺术修养决定着作品的艺术等级，作品的艺术等级反映着作家的艺术修养。

值得称道的是本书的作者李洪政先生所运用的方法是科学的，又是素朴的。既有严密的考证、缜密的推理和细心的运算，又有深刻的理论的阐发，尤其是弗洛伊德关于“梦”和“升华”学说给了他最为有力的支撑。

田崇雪于徐州师范大学

2005年6月15日

（笔者为徐州师范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

前 言

《金瓶梅》是一部很不容易真正读懂的小说：它的笔法之奇，至今无书能敌；隐言暗语，暗藏春秋；书中有书，耐人寻味。四百年间文人阅之不尽，隐约知其笔法中另有玄机，欲言未尽，读之欲罢不能，考之欲详不得。清朝评论家张竹坡称之为“天下第一奇书”，有的评论家感叹地说它“浑身是谜”。

最大的谜就是作者之谜。自《金瓶梅》面世以来，人们就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历史上有的只是猜测传说，没有任何可靠的记载。近年来人们虽然先后提出过几十种作者说，但是，所依据的仍然只是历史上那几条不可靠的传说和记载，正如有人所形容的那样，他们的宏伟大厦都是建在沙滩上的，没有可靠的基础。至今，这依然是谜。

归根结底，问题就在于缺乏发现和鉴定作者的可靠依据。究竟该到何处才能寻找到可靠的依据呢？《金瓶梅》中能不能找到破解《金瓶梅》作者之谜的可靠依据呢？

笔者通过二十多年长期反复的研究，发现《金瓶梅》所写的故事地点“清河”，不是真正的清河。它所具有的全部地理、历史特征，只与当年的徐州相一致。大量事实充分证明：《金瓶梅》所写的“清河”实是徐州。这一结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为发现和鉴定作者提供了可靠的途径和依据。

这一写作方法说明：作者一心想把徐州写作故事地点，但是，他又不肯直接把徐州写为故事地点，只有假托“清河”，实写徐州。为什么要这样呢？这说明：徐州一定有作者的线索（所谓线索，应该表现在作者的知名度上，更重要的应该是这个知名度已经物化为历史资料）。要知道，对于没在书前公开署名的作者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能让世人知道他的线索，以便最终知道他是谁。但是，他又害怕当政者通过这个线索，会顺藤摸瓜抓到他。“假托清河”与他不敢在书前公开署名的心理是一样的。“假托清河”，人们就很难在短的时间内发现作者与徐州的关系，可以起到迷惑当朝、保护作者的作用。“实写徐州”，千里伏线，终究能让有心人在徐州发现作者的线索。这样，既可掩人耳目于一时，又不致泥牛入海无消息。

然而，如果人们不知道作者的姓名，即便知道徐州有作者的线索，也找不到作者，除非《金瓶梅》故事中有作者的姓名。要知道，作者虽然没有在书前公开署名，但是他却可以借用故事情节和故事人物来表现他的姓名，这叫“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这样，由于他的姓名在《金瓶梅》中是如此显眼，凡是发现作者与徐州有重要关系的人，只要再在徐州发现这个姓名，便会意识到他是作者，再根据他的历史资料便能证明他是作者。否则，如果书中真的没有作者的姓名，作者就既不必害怕把徐州直接写为故事地点，也不必实写徐州！

由此可见，由“假托清河，实写徐州”的写作方法可以引出两点重要推论：徐州一定有作者的历史资料；故事中应该有作者的姓名。

由此看来：作者并不想长期隐瞒自己的真相。随后，笔者又陆续发现《金瓶梅》还采用了“利用干支，暗示故事年代”和“借助史实，标志写作年代”的写作方法，更加证明作者是有意将自己的真相告诉读者。这与作者不愿在书前公开署名的做法是截然相反

的,从而证明作者不愿署名只是一种假象,一定要让世人知道他是谁才是作者的真实意愿。

那么,作者的姓名写在书中何处了呢?

仔细研究便会发现,书中的《爱月美人图》题诗相当于《金瓶梅》的代序言,题诗作者“三泉主人”王榘就相当《金瓶梅》的作者。果然,笔者在万历五年(1577年)编的《徐州志》中找到了王榘的历史资料。两点推论与事实完全符合,这本身就证明王榘是《金瓶梅》的作者。

更重要的是,王榘历史资料中的每一条都与《金瓶梅》的特色内容完全吻合,《金瓶梅》中许多难解的谜题均可通过它们得到合理的解释,甚至连历史人物王榘的任职年代在书中都有准确的反映。王榘历史资料中可推导出的最初年代,与故事人物陈经济(故事内容可以证明他是作者在书中的报仇化身)在书中的最后年代正好衔接起来,一年也不差。所有这一切,足以证明《金瓶梅》的真正作者就是王榘。

至此,笔者成功地解开了四百年来人们没能解开的《金瓶梅》作者之谜。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要着重说明。《金瓶梅》自面世以来就有“淫书”之恶谥,有人说:“决当焚之”。数百年来该书曾因此几度遭禁,直到如今尚未完全解禁。许多人仍然以为它是一部色情小说,假道学者谈《金》色变,正人君子噤若寒蝉。其实,这是封建之徒的无端曲解。当然,人们一直没有真正读懂《金瓶梅》,不了解作者真正的写作动机和写作宗旨,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本书将证明:《金瓶梅》是一部令人痛心疾首的苦难家史,作者是为报仇解恨而写作的,花子虚家的冤仇是作者自家冤仇的文学变形;西门庆是作者仇人的文学替身,《金瓶梅》真正的女主角李瓶儿是作者之母的文学化身,陈经济起到了替花家报仇的作用,他是作者在书中的报仇化身。潘金莲只是作者从《水浒传》中借来的人

物,她是作为淫妇的典型来进行揭露和批判的,长期以来人们误以为她是女主角,以至误以为《金瓶梅》专门是描写淫妇的。

作者不幸,身遭其难,他要控诉的正是西门庆一类的贪财好色者。作者在《金瓶梅》中倾诉了蕴积胸中的苦闷,揭露并批判了奸夫淫妇的卑鄙和罪恶,让他和她受到了必要的惩罚和报应。书中的大量事实证明《金瓶梅》的主旨是:反淫戒贪,反对破坏他人家庭;揭露社会腐败。作者之所以会在书中描写一些性场面,正是为了揭露奸淫,让世人真正认识到奸淫的卑鄙和可耻。难道深受奸淫之害的作者会为了宣传奸淫而写书吗?

的确,《金瓶梅》是以反面人物为主角,把丑恶灵魂作为文学的描写对象。这并不是因为作者想宣传反面人物,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厌世主义,而是因为只有这种艺术手法才最具有震撼力,才能达到作者反淫戒贪的写作宗旨,实现他写书报仇的愿望。西方现代哲人尼采说得好:“无论在造型艺术还是音乐和诗歌中,除了美丽灵魂的艺术外,还有着丑恶灵魂的艺术;也许正是这种艺术最能达到艺术的最强烈效果,令心灵破碎,顽石移动,禽兽变人。”《金瓶梅》所表现的正是这种丑恶灵魂的艺术,它能达到最强烈的艺术效果。

本书所有的证据,均来源于《金瓶梅》文本,并考之于史志,并非孤证,故结论确凿可靠。

徐州师范大学 李洪政

2004年10月22日

于徐州云龙湖畔书屋

目 录

序.....	1
惊人的发现.....	1
前言.....	1
第一章 《金瓶梅》故事地点与徐州.....	1
一、“清河”既在京杭大运河旁,又在黄河南岸边	2
二、“清河”离枣强六七百里	3
三、“清河”附近运河上有个“新河口码头”	5
四、“清河”附近运河淤沙无水是因“南河南徙”	8
五、书中的“临清码头”实是徐州的房村码头	10
六、“清河”是大城市,“临清”是小地方	15
七、“清河”是军事重镇,有两卫军队	17
八、“清河”南门外特别繁华	18
第二章 《金瓶梅》写作时间与徐州	20
一、北宋年代是《金瓶梅》故事的假托背景年代	20
二、生年干支表现出故事的真实背景年代	22
三、《金瓶梅》写作于万历中期	30
四、《金瓶梅》的写作地点是徐州	38
五、徐州的地理环境完全符合书中的描写	47

第三章 作者的写作动机与写作宗旨	54
一、解冤经咒表明了作者的写作动机	54
二、《金瓶梅》的真正女主角是李瓶儿	57
三、花子虚家的冤仇是《金瓶梅》着重要写的冤仇	66
四、陈经济起到了替花家报仇的作用	77
五、“褒瓶贬金”表现出作者的写作意图和写作情感	85
六、生辰八字表现出人物的真相	96
七、李瓶儿是作者之母的文学化身	109
八、《金瓶梅》的主旨是反淫戒贪	119
九、揭露腐败也是《金瓶梅》的写作宗旨之一	123
第四章 《金瓶梅》故事与作者	132
一、作者之谜是当今《金瓶梅》研究中的第一大难题	132
二、《金瓶梅》提供了鉴定作者的可靠依据	133
三、徐州有作者的历史资料,故事中有作者的姓名	136
四、《爱月美人图》题诗相当于《金瓶梅》的代序	138
五、题诗作者“三泉主人”王案是《金瓶梅》的作者	142
六、第七十七回回前诗表现了王三官的写作动机 和写作心态	148
七、《金瓶梅》中王招宣府的故事有重大意义	153
第五章 《金瓶梅》作者与徐州	168
一、《徐州志》中确实有王案的历史资料	168
二、王案的历史资料能够合理解释《金瓶梅》	172
三、徐州判官王案完全有能力写出《金瓶梅》	183
四、韩爱姐的经历表现了作者王案的经历	185
五、《金瓶梅》和《徐州志》共同证明了作者	190

第一章 《金瓶梅》故事地点与徐州

《金瓶梅》书中说故事地点是山东省“清河县”，实际上，真正的清河县（本书凡是提到书中的“清河”都加引号，对于地理上真实的清河则不加引号）从来都不属于山东省。固然书中的“清河”是运河旁边的一个城市，这一点符合真正清河县的特征，但是，书中描写的“清河”所具有的其他地理特征与真实的清河完全不符。例如，第六十五回写朱太尉自江南取花石纲，皇帝差六黄太尉由京城出发南下迎取，十月十三日“船已到东昌地方”。十月十八日西门庆等人迎六黄太尉于“清河”。如果故事发生在宋朝，京城在河南开封，由京城出发南下迎取花石纲的船，不会经过山东东昌，清河县在东昌（即今山东聊城）以北一百六七十里，更不会经过清河。如果故事发生在明朝，京城在北京，既然船已到东昌，那就是说已经过了清河一百六七十里，怎么还会掉转船头回清河去见西门庆呢？可见“清河”不是真正的清河，它应当在东昌以南数百里；故事应当发生在明朝，京城应当是北京。

再如，第四十九回写蔡、宋两御史自京城起身，坐船“行至东昌府地方”，打听消息的人使人到“清河”通知西门庆，然后西门庆等人才出城到新河口迎接。既然船已到东昌，这个时候打听消息的人才使人到“清河”去通知西门庆，未免太迟钝了吧！再说蔡、宋两御史既然打算会见西门庆，为什么船到清河不停，已经到了东昌才想起来呢？难道还会掉转船头回清河去见西门庆吗？太离奇了！

又如，第一百回写金兵由北方的高阳关（今河北省河间市）南

下，“抢过东昌府来，看看到清河县地界”。这三段描写同样证明：“清河”不是真正的清河，它应当在东昌以南。

《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五回中还写黄主事受宋巡按之托，想借西门庆家接待六黄太尉，他对西门庆说：“昨日宋松原多致意先生……他如今在济州住割。”黄主事昨日曾见过宋巡按，根据当时交通不便的实际情况，六黄太尉又是从北京来的，由此看来西门庆所在的“清河”要在济州（今山东济宁）以南不远处，真正的清河却在济州以北数百里。

由此看来，《金瓶梅》书中所写的“清河县”不是真正的清河县，它究竟在哪里呢？请注意书中“清河”的地理特征。

一、“清河”既在京杭大运河旁，又在黄河南岸边

据书中描写，“清河”旁边有一条通南达北的河道，它是哪一条河道呢？第六十八回在人物对话中说到“清河”旁边河道上的十二个码头：“瓜州、南旺、沽头、鱼台、徐、沛、吕梁、安陵、济宁、宿迁、临清、新河”。这些码头全是明朝京杭大运河上的码头，除了瓜州码头之外，宋朝的运河都不通过这些码头。

第六十五回中又写：“朝廷如今营建艮岳，敕旨令太尉朱勔，往江南湖湘采取花石纲，运船陆续打河道中来，头一运将次到淮上。又钦差殿前六黄太尉来迎取卿云万态奇峰……由山东河道而来。”这句话说得更明白，“清河”旁边的河道直通淮上，而淮上是京杭大运河四大著名码头之一。更重要的是，由朝廷出发的六黄太尉要由山东河道而来，更加证明这河道不可能是宋代的运河，因为宋代的运河是不通过山东的，而明朝的运河是通过山东的，这就有力地证明“清河”旁边的河道是京杭大运河。

读过《金瓶梅》的人可能都知道“清河”在运河旁不远，但是，可能没注意书中还写“清河”在黄河南边。例如，第七十一回写西门庆由京城（上面证明即北京）回“清河”，“刚过黄河”遇见了大风。为了躲风，西门庆在黄龙寺住了一夜，第二天风停才回家。据第七